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一

白下蔡 昇元放甫評點

詞曰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開春秋。頃刻興亡過手。  
青史幾行名姓。北邙無數荒丘。前人田地後人收。說甚龍爭虎  
鬪。

第一回

周宣王聞謠輕殺

杜大夫化厲鳴冤

宣王自征姜戎。便是失計之甚。戎狄豺狼。從古難化。王者亦不  
深求。故其順命。則略示羈縻。否則置之度外。倘其造逆犯順。然  
後用兵。只須命將出師足矣。况當是時。周室尚在全盛。王朝卿

士及方伯諸侯。豈無可使之人。乃以天子之尊。自臨行陣。以致敗績。損折車徒。辱國損威。莫大于此。宣王親征。姜戎其失有五。輕萬乘之尊。蹈不測之險。一也。啓夷狄輕中國之心。二也。開諸侯慢王朝之漸。三也。王師敗績。深褻國威。四也。敗不能報。貽笑四方五也。

此回中全是怪事。如市上忽有童謠。怪事童謠。竟說幾亡周國。怪事童謠。是紅衣小兒所傳。怪事紅衣小兒。是熒惑星所化。怪事上天命熒惑星化小兒造謠言。怪事宮女不夫而孕。怪事懷孕四十餘年方產。怪事宮女所說。二龍降于王庭。怪事龍作人言。怪事龍言自己是襄城二君。怪事太史忽然想到請龍。而藏之。怪事夏亡。歷殷至周。數經喪亂。而殛在櫝中。無恙。怪事櫝中忽然放光。怪事先王接盤。失手墮地。怪事殛化元龜。怪事直

人王官忽然不見。怪事偶踐龜跡。如有所感。怪事布司當面遇着夫婦二人。又是正應童謠者。却容一人走脫。怪事烏啣蓆包。近岸中有女嬰。怪事天子之尊。命官懸賞。覓一新棄女嬰。却不可得。怪事只一褻姒出世。便先有無數怪事。在前。雖曰天道元遠。然其現變示儆。至切至顯。無奈世人泛泛視之。不加修省。以致不能挽回。歸于氣數。而不能救悲哉。

列國傳中所載怪事甚多。然無如此回之怪甚者。總之東遷以後。乃天地間第一大變奇亂。故天之示儆。亦不尋常也。

藏龍殛而獲福。未知出於何書。明係太史妄言。再占得大吉之兆。亦太史欲實其言。故傳會以成之耳。觀其化。而亂周吉在何處。後人疑卜吉而不吉。爲天道無憑。殆亦未之察耳。

諫君自有立言之體。與進說之方。左儒初諫。繼辯。語言皆不中

竅是以無益細評在本下文。

左傳為友情切直諫不聽棄位而去可也何至以死殉之死非其道匹夫匹婦之諒耳鬚翁以人倫表率許之誤矣左儒諫殺杜倫宣王不聽此亦君臣之常以死殉之固為過分然其意中亦自以為義氣也厚于其友豈有忍于其君而來索命者此等事或後人借以儆戒人君不可妄殺耳語近矯誣讀者意會可也。

話說周朝自武王伐紂天子位成康繼之那都是守成令主又有

周公召公畢公史佚等一班賢臣輔政真個文修武偃物阜民安自

武王入傳至于聖觀禮不明諸侯漸漸强大到九傳厲王暴虐無

道為國人所殺此乃千百年民變之始又虧周召二公同心協力立

太子靖為王是為宣王那一朝天子却又疆明有道任用賢臣方叔

召虎尹吉甫申伯仲山甫等復修文武成康之政周室赫然中興有

詩為證。

夷厲相仍政不綱

任賢圖治賴宣王

共和若沒中興主

周歷安能八百長

却說宣王雖說勤政也到不得武王丹書受戒戶牖置銘雖說中興

也到不得成康時教化大行重譏獻雉至三十九年姜戎西來抗命

宣王御駕親征敗績于千畝地名在遼州城東南車徒大損思為再舉之計又

恐軍數不充親自料民于太原那太原即今固原州正是鄰近戎狄

之地料民者將本地戶口按籍查閱觀其人數之多少車馬粟芻之

饒乏好做準備徵調出征太宰仲山甫進諫不聽後人有詩云

犬彘何須辱劍鉞

隨珠彈雀總堪傷

皇威褻盡無能報

枉自將民料一場

再說宣王在太原料民回來。離鎬京不遠。催轎車輦連夜進城。忽見市上小兒數十為羣。拍手作歌。其聲如一。宣王乃停輦而聽之。歌曰：月將升，日將沒，壓弧箕箒，幾亡周國。

宣王甚惡其語。使御者傳令。盡拘眾小兒來問。羣兒當時驚散。止拿得長幼二人。跪于輦下。宣王問曰：此語何人所造。幼兒戰懼不言。那年長的答曰：非出吾等所造。三日前有紅衣小兒。到于市中。教吾等念此四句。不知何故。一時傳遍滿京城。小兒不約而同。不止一處為然也。宣王問曰：如今紅衣小兒何在。答曰：自教歌之後。不知去向。宣王嘿然良久。叱去兩兒。即召司市官分付。傳諭禁止。若有小兒再歌此詞者。連父兄同罪。當夜回宮。無話。次日早朝。三公六卿齊集殿下。拜舞起居畢。宣王將夜來所聞小兒之歌。述于眾臣。此語如何解說。太宗伯即今禮部尚書召虎對曰：壓是山桑木名。可以為弓。故曰壓弧箕箒。

名可結之。以為箭袋。故曰箕箒。據臣愚見。國家恐有弓矢之變。此解

而不可少太宰即今吏部尚書仲山甫奏曰：弓矢乃國家用武之器。王今料民

太原。思欲報犬戎之仇。若兵連不解。必有亡國之患矣。說理與召虎相同。但即據

時事進諫。亦頗得當。宣王口雖不言。點頭道：是又問此語傳自紅衣小兒。那紅

衣小兒還是何人。太史即今欽天監伯陽父奏曰：凡街市無根之語。謂之

謠言。上天儆戒人君。命熒惑星化為小兒。造作謠言。使羣兒習之。此

語却是怪事。謂之童謠。小者寓一人之吉凶。大則係國家之興敗。熒惑火

星是以色紅。今日亡國之謠。乃天所以儆王也。宣王曰：朕今赦犬戎

之罪。罷太原之兵。將武庫內所藏弧矢。盡行焚棄。再令國中不許造

賣其禍可息乎。既將庫藏弧矢焚棄。又不許造賣。是國家竟伯陽父

答曰：臣觀天象。其兆已成。似在王宮之內。非關外間。弓矢之事。必主

後世有女主亂國之禍。况謠言曰：月將升。日將沒。日者人君之象。月

乃陰類日沒月升陰進陽衰其為女主于政明矣

解得有理有故論說重謹字字確切

如此人真不愧太史宣王又曰朕賴姜后主六宮之政甚有賢德其進御宮嬪

皆出選擇女禍從何而來耶伯陽父答曰謠言將升將沒即非目前

之事况將之為言且然而未必之詞王今修德以禳之自然化凶為

吉。此語正當之極凡諫君者當如此矣弧矢不須焚棄宣王聞奏且信且疑不樂而罷

起駕回宮姜后迎入坐定宣王遂將羣臣之語備細述于姜后姜后

曰宮中有一異事正欲啓奏王問有何異事姜后奏曰今有先王手

內老宮人年五十餘自先朝懷孕到今四十餘年昨夜方生一女宣

王大驚問曰此女何在姜后曰妾思此乃不祥之物已令人將草蓆

包裹拋棄于二十里外清水河中矣宣王即宣老宮人到宮問其得

孕之故老宮人跪而答曰婢子聞夏桀王末年襄城即今漢中府襄城縣有神

人化為二龍降于王庭口流涎沫忽作人言謂桀王曰吾乃襄城之

二君也桀王恐懼欲殺二龍命太史占之不吉欲逐去之再占又不

吉太史奏道神人下降必主禎祥初王何不請其祭而藏之祭乃龍

之精氣藏之必主獲福糊說無稽之言可笑可恨桀王命太史再占得大吉之兆

卜兆何嘗大吉只是太史自說耳乃布幣設祭于龍前取金盤收其涎沫置于朱櫝

之中忽然風雨大作二龍飛去桀王命收藏于內庫自殷世歷六百

四十四年傳二十八主至于我周又將三百年未嘗開觀到先王末

年櫝內放出毫光有掌庫官奏知先王先王問櫝中何物掌庫官取

簿籍獻上具載藏祭之因先王命發而觀之侍臣打開金櫝手捧金

盤呈上先王將手接盤一點失手墮地所藏涎沫橫流庭下忽化成

小小元龜一個盤旋于庭中內侍逐之直入王宮忽然不見那時婢

子年才一十二歲偶踐龜跡心中如有所感從此肚腹漸大如懷孕

一般先王怪婢子不夫而孕囚于幽室到今四十年矣夜來腹中作

痛忽生一女守宮侍者不敢隱瞞只得奏知娘娘娘娘道此怪物不可容留隨命侍者領去棄之溝瀆婢子罪該萬死音王曰此乃先朝之事與你何干遂將老宮人喝退隨喚守宮侍者往清水河看視女嬰下落不一時侍者回報已被流水漂去矣音王不疑次日早朝召太史伯陽父舍以龍齋之事因曰此女嬰已死于溝瀆卿試占之以觀妖氣消滅何如伯陽布卦已畢獻上音辭詞曰

哭又笑 笑又哭 羊被鬼吞 馬逢犬逐 慎之慎之 厭弧

箕箒

諛詞甚好不愧太史

宣王不解其說伯陽父奏曰以十二支所屬推之羊爲未馬爲午哭笑者悲喜之象其應當在午未之年據臣推詳妖氣雖然出宮未曾除也宣王聞奏快決不悅遂出令城內城外挨戶查問女嬰不拘死活有人撈取來獻者賞布帛各三百疋有收養不報者鄰里舉首首

人給賞如數本犯全家斬首命上大夫杜伯專督其事因諛詞又有厭弧箕箒之語再命下大夫左儒督令司市官巡行屢肆不許道賣山桑木弓箕草箭袋違者處死司市官不敢怠慢引着一般胥役一面曉諭一面巡綽那時城中百姓無不遵依止有鄉民尙未通曉巡至次日有一婦人抱着幾個箭袋正是箕草織成的一男子背着山桑木弓十來把跟隨于後他夫妻兩口住在遠鄉趕着日中做市上城買賣尙未進城門被司市官劈面撞見喝聲拿下手下胥役先將婦人擒住那男子見不是頭拋下桑弓在地飛步走脫司市官將婦人鎖押連桑弓箕袋一齊解到大夫左儒處左儒想所獲二物正應在謠言况太史言女人爲禍今已拿到婦人也可回復王旨遂隱下男子不題自作聰明糊塗了事今單奏婦人違禁造賣法宜處死宣王命將此婦斬訖其桑弓箕袋焚棄于市以爲造賣者之戒不在話

下後人有詩云

不將美政消天變

却泥謠言害婦人

謾道中興多補闕

此番直諫是何臣

話說兩頭再說那賣桑木弓的男子急忙逃走正不知官司拿我大婦是甚緣故還要打聽妻子消息是夜宿于十里之外次早有人傳說昨日北門有個婦人違禁造賣桑弓箕袋拿到即時決了方知妻子已死走到曠野無人之處落了幾點痛淚且喜自己脫禍放步而行約十里許來到清水河邊遠遠望見百鳥飛鳴近前觀看乃是一個草蓆包兒浮于水面眾鳥以啄銜之且銜且叫將次拖近岸來那男子叫聲奇怪趕開眾鳥帶水取起蓆包到草坡中解看但聞一聲啼哭原來是一個女嬰想到此女不知何人拋棄有眾鳥啣出水來定是大貴之人

此想却是人壽之常

我今取回養育倘得成人亦有所望遂解

下布衫將此女嬰包裹抱于懷中思想避難之處乃望襄城投奔相

識而去鬚翁有詩單道此女得生之異

懷孕遲遲四十年

水中三日尚安然

生成妖物殃家國

王法如何勝得天

宣王自誅了賣桑弓箕袋的婦人以爲童謠之言已應心中坦然也

不復議太原發兵之事自此連年無話到四十三年時當大祭宣王

宿於齋宮夜漏二鼓人聲寂然忽見一美貌女子自西方冉冉而來

直至宮庭宣王怪他干犯齋禁大聲呵喝急喚左右擒拿並無一人

答應那女子全無懼色走入太廟之中大笑三聲又大哭三聲不慌

不忙將七廟神主做一束兒捆着望東而去王起身自行追趕忽然

驚醒乃是一夢前邊一謠後邊一夢便自覺心神恍惚勉強入廟行

禮九獻已畢回至齋宮更衣遣左右密召太史伯陽父告以夢中所



見伯陽父奏曰。三年前童謠之言。王豈忘之耶。臣固言主有女禍。妖

氣未除。謠辭有哭笑之語。王今復有此夢。正相符合矣。宣王曰。前所

誅婦人。不足消糜弧箕箒之讖耶。伯陽父又奏曰。天道玄遠。候至方

驗。一村婦何關氣數哉。不拿婦人男子不走男子不走不得拾着女

又并不相干若隱若見宣王沉吟不語。忽然想起三年前曾命上大

夫杜伯督率司市查訪妖女。全無下落。殞昨之後。宣王還朝。百官謝

罪。王宣杜伯問妖女消息如何。久不回話。杜伯奏曰。臣體訪此女並

無影響。以後妖婦正罪。童謠已驗。誠恐搜索不休。必然驚動國人。故

此中止。宣王大怒曰。既然如此。何不明白奏聞。分明是怠棄朕命。行

止自由。如此不忠之臣。要他何用。喝教武士押出朝門。斬首示眾。嚇

得百官面如土色。忽然文班中走出一位官員。忙將杜伯扯住。連聲

不可。不可。宣王視之。乃下大夫左儒。是杜伯的好友。舉薦同朝。的左

儒叩頭奏曰。臣聞堯有九年之水。不失為帝。湯有七年之旱。不害為

王。天變尚然不妨。水旱二事謂之天災人妖寧可盡信。童謠卜筮與

人君修德以禳之而乃云不可信啓吾王若殺了杜伯。臣恐國人將

妖言傳播外夷。聞之亦起輕慢之心。外夷之慢與不慢自在德政之

望乞恕之。宣王曰。汝為朋友而逆朕命。是重友而輕君也。左儒曰。君

是友非則當逆友而順君。友是君非則當違君而順友。杜伯無可殺

之罪。吾王若殺之天下。必以王為不明。臣若不能諫止天下。必以臣

為不忠。吾王若必殺杜伯。臣請與杜伯俱死。宣王怒猶未息。曰。朕殺

杜伯如去藁草。何須多費唇舌。此等語全非唱教快斬武士將杜伯

推出朝門。斬了左儒。回到家中。自刎而死。死得無謂所髯翁有讚云

賢哉左儒 直諫批鱗 是則順友 非則違君

彈冠誼重 刎頸交真 名高千古 周式彝倫

杜伯之子隱叔奔晉後仕晉爲士師之官子孫遂爲士氏食邑於范又爲范氏後人哀杜伯之忠立嗣於杜陵號爲杜主又曰右將軍廟至今尙存此是後話再說宣王次日聞說左儒自刎亦有悔殺杜伯之意悶悶還宮其夜寢不能寐遂得一恍惚之疾語言無次事多遺忘每每輟朝姜后知其有疾不復進諫至四十六年秋七月王體稍豫意欲出郊遊獵以快心神左右傳命司空今工部整備法駕司馬今兵部戒飭車徒太史卜個吉日至期王乘玉輅駕六騶右有尹吉甫左有召虎旌旗對對甲杖森森一齊往東郊進發那東郊一帶平原曠野原是從來遊獵之地宣王久不行幸到此自覺精神開爽傳命扎住營寨分付軍士一不許踐踏禾稼二不許焚燬樹木三不許侵擾民居獲禽多少盡數獻納照次給賞如有私匿追出重罪號令一出人人賈勇個個爭先進退周旋御車者出盡馳驅之巧左右前後皆弧者盡矜縱送之能鷹犬藉勢而猖狂狐兔畏威而亂竄弓響處血肉狼籍箭到處毛羽紛飛這一場打圍好不熱鬧宣王心中大喜曰已徃西傳令散圍眾軍士各將所獲走獸飛禽之類束縛齊備奏凱而回行不上三四里宣王在玉輦之上打個眼眯忽見遠遠一輛小車當面衝突而來車上站着兩個人臂掛朱弓手持赤矢向着宣王人矣更從何處得來又不知宣王此此禁之否聲喏曰吾王別來無恙宣王定驚看時乃上大夫杜伯下大夫左儒宣王喫這一驚不小抹眼之間人車俱不見問左右人等都說並不曾見宣王正在驚疑那杜伯左儒又駕着小車子往來不離玉輦之前宣王大怒唱道罪鬼敢來犯駕拔出太阿寶劍望空揮之只見杜伯左儒齊聲罵曰無道昏君你不修德政妄戮無辜今日大數已盡吾等專來報冤還我命來話未絕聲挽起朱弓搭上赤矢望宣王心窩內射來宣王大叫一聲昏倒于玉輦之上慌得尹公脚麻伯公眼

窩內射來宣王大叫一聲昏倒于玉輦之上慌得尹公脚麻伯公眼

東周列國志 卷之九  
跳同一班左右。將薑湯救醒。兀自叫心痛不已。當下飛駕入城。扶著  
宣王進宮。各軍士未及領賞。草草而散。正是乘興而來。敗興而返。鬚  
翁有詩云

赤矢朱弓貌似神

千軍隊裏騁飛輪

君王枉殺還須報

何況區區平等人

未知宣王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回

襄城贖罪獻美女

幽王烽火戲諸侯

天定勝人一語。人人可說。獨有君相不可說。蓋君相原有挽回  
造化之權者也。

尹吉甫說人定亦能勝天。自是至理名言。但天道既示變於上。  
則人事自當有一番加倍修省。極力作為方纔挽回得來。如只  
是平平常常混去。便自然不能勝天了。尹吉甫於幽王卽位之  
後。并不聞一嘉謀忠告。亦未見選舉幾個正人。使之居於三公  
六卿之位。何以指望勝天。可見此數語亦只是口頭體面說得  
好聽耳。

幽王諒陰之時。便已狎昵羣小。此羣小從何而來。若非舊王所  
遺。卽係新王所進。吉甫召虎。受托孤之重。既不能進賢退不肖。  
以消患於未萌。又不能直言極諫。以感悟人主。不足爲賢輔相  
也。

伯陽父的是妙人。看他卜卦圓夢。觀星諸事。就術數而論。已是  
的當無疑了。至說山崩川竭一段說話。溯源窮流。援今證古。說  
理則極精。說數則至確。當日太史不負其職。如此真令人愛煞。

幽王雖然暗昧暴戾。然不以石父之言。而加罪伯也。叔帶不以擅打褒姒之故而責王后太子。還筭有分曉。有涵養。可與爲善之人。若有賢人輔相。未必不可轉凶爲吉。可惜被一班奸佞。終日在側。逢惡助虐。便把來陷溺了。更無轉頭日子。可嘆。

叔帶進諫。真是純臣之言。雖幽王蔽于奸臣。其言不用。而其忠愛之志。已是較然。其後子孫昌大於晉。亦由祖宗忠厚之遺也。禮義名分。是聖人立教之本。所以維持國家。不致橫亂無紀者。全在于此。幽王寵幸褒姒。可也。乃不使之往朝。皇后又不起身迎接。無禮無義。干名犯分。極矣。根本既乖。國欲久安。長治得乎。上表謝罪。自是正理。說到感動。召還已落第二義矣。却又說伴認其罪。又說別作計較。此何理也。自取其禍。夫復誰尤。進言各有其地。如幽王貶后廢子。滅理傷倫。天下人皆可進言。

獨申侯則有所不可。何也。居嫌疑之地。故也。言而見聽。近於要君。言而不聽。適以取禍。見幾而作。明哲保身之二語。申侯或未之聞耶。

話說宣王自東郊遊獵。遇了杜伯左儒。陰魂索命。得疾回宮。合眼便見杜伯左儒。自知不起。不肯服藥。三日之後。病勢愈甚。其時周公久已告老。仲山甫已卒。乃召老臣尹吉甫。召虎。托孤二臣。直至榻前。稽首問安。宣王命內侍扶起。靠于繡褥之上。謂二臣曰。朕賴諸卿之力。在位四十六年。南征北伐。四海安寧。不料一病不起。太子宮涅。年雖已長。性頗暗昧。卿等竭力輔助。毋替世業。二臣稽首受命。方出宮門。遇太史伯陽父。召虎私謂伯陽父曰。前童謠之語。吾曾說過。恐有弓矢之變。今王親見厲鬼。操朱弓赤矢射之。以致病篤。其召已應。王必不起。伯陽父曰。吾夜觀乾象。妖星隱伏於紫微之垣。國家更有他變。

王身未足以當之尹吉甫曰天定勝人人定亦勝天諸君但言天道而廢人事置三公六卿于何地乎言以道等三公六卿便言罷各散

不隔一時各官復集宮門侯問聞御體沉重不敢回家了是夜王崩

姜后懿旨召顧命老臣尹吉甫召虎率領百官扶太子宫湮行舉哀

禮即位于柩前是為幽王詔以明年為元年立申伯之女為王后子

宜曰為太子進后父申伯為申侯史臣有詩贊宣王中興之美云

於赫宣王

令德茂世

威震窮荒

變消鼎治

外仲內姜

克襄隆治

幹父之蠱

中興立幟

却說姜后因悲慟太過未幾亦薨幽王為人暴戾寡恩動靜無常方

諒陰之時天子居喪名曰諒陰狎昵羣小飲酒食肉全無哀戚之心自姜

后去世益無忌憚耽于聲色不理朝政申侯屢諫不聽退歸國去

了申陽今也是西國氣數將盡尹吉甫召虎一班老臣相繼而亡幽

王另用號公祭公與尹吉甫之子尹球並列三公三人皆讒諂面諛

之人貪位慕祿之輩惟王所欲逢迎不暇貪位慕祿自然順欲逢迎

聖人謂貪夫不可與其國亦只為其時只有司徒鄭伯友鄭姓國

子宣王所封今陝西華州城北有古鄭城即其地幽王時友人為司徒是個正人幽王不加信用一日

幽王視朝岐山今鳳翔府岐山縣守臣申奏涇河洛三川同日地震幽王笑

曰山崩地震此乃常事何必告朕我常謂天公最是多情却亦最是

無與他偏要弄出山崩地震物怪人妖許多光景變見出來且不止

一遭兩遭而已此等事不特人臣多事不須來告即天公我亦怪其

向必來遂退朝還宮太史伯陽父執大夫趙叔帶手歎曰三川發源

于岐山胡可震也昔伊洛竭而國亡河竭而國亡今三川皆震川源

將塞川既塞竭其山必崩夫岐山乃太王太王即古公發跡之地此

山一崩西國能無恙乎趙叔帶曰若國家有變當在何時伯陽父屈

指曰不出十年之內叔帶曰何以知之伯陽父曰善盈而後福惡盈而後禍十者數之盈也叔帶曰天子不恤國政任用佞臣我職居言官必盡臣節以諫之伯陽父曰但恐言而無益無論君之聽與不聽而必言諫臣之職也

料其不聽而不言知幾之士也然他人知幾則不可若諫臣而可以知幾自居則為奸佞之所藉口矣時早有人報知二人私語多公使石父恐叔帶進諫說破他奸佞直入深宮

却將伯陽與趙叔帶私相議論之語述與幽王說他誇毀朝廷妖

言惑眾幽王曰愚人妄說國政如野田洩氣何足聽哉却說趙叔帶

懷著一股忠義之心屢欲進諫未得其便過了數日岐山守臣又有

表章申奏說三山俱竭岐山復崩壓壞民居無數幽王全不畏懼方

命左右訪求美色以充後宮趙叔帶乃上表諫曰山崩川竭其象為

脂血俱枯高危下墜乃國家不祥之兆况岐山王業所基一旦崩頽

事非小故及今勤政恤民求賢輔政尚可望消彌天變奈何不訪賢

才而訪美女乎

議論正大其如氣數何

號石父奏曰國朝定都豐鎬千秋萬歲

那岐山如已棄之屢有何關係叔帶久有慢君之心借端訕謗望吾

王之時已將傲履看了一敗也王詳察幽王曰石父之言是也吾見歷古人君之信佞臣原只見其

隨之而盡更有至愚之君至死

遂將叔帶免官逐歸田里叔帶嘆曰

而不悟不悔真是可悲可恨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吾不忍坐見國有麥秀之歌皆箕子去紂紂

故商地見禾黍乃作麥秀之歌

于是攜家竟往晉國是為晉大夫趙氏之祖趙衰趙

盾即其後裔也後來趙氏與韓氏三分晉國列為諸侯此是後話後

人有詩歎曰

忠臣避亂先歸北

世運凌夷漸欲東

自古老臣當愛惜

仁賢一去國虛空

却說大夫褒珣

聊大夫名食采于褒

自褒城來聞趙叔帶被逐急忙入朝進諫

吾王不畏天變黜逐賢臣恐國家空虛社稷不保幽王大怒命囚珣

于獄中自此諫諍路絕賢豪解體話分兩頭却說賣桑木弓箕草袋  
的男子懷抱妖女逃奔襄地欲行撫養因乏乳食恰好有個姒大的  
妻子生女不育就送些布疋之類轉乞此女過門撫養成人取名襄  
姒論年齒雖則一十四歲身材長成到像十六七歲及笄的模樣更  
兼目秀眉清唇紅齒白髮挽烏雲指排削玉有如花如月之容傾國  
傾城之貌一來姒大住居鄉僻二來襄姒年紀幼小所以雖有絕色  
無人聘定却說襄姒之子洪德偶因收斂來到鄉間湊巧襄姒門外  
汲水雖然村妝野束不掩國色天姿洪德大驚如此窮鄉乃有此等  
麗色因想著父親囚于錦京獄中三年尙未釋放若得此女貢獻天  
子可以贖父罪矣遂於隣舍訪問姓名的實歸家告母曰吾父以直  
諫忤主非犯不赦之辟今天子荒淫無道購四方美色以充後宮有  
姒大之女非常絕色若多將金帛買來獻上求寬父獄此散宜生救

文王出獄之計也其母曰此計如果可行何惜財帛汝當速往洪德  
乃赦之封爲西伯得專征伐

遂親至姒家與姒大講就布帛二百疋買得襄姒回家香湯沐浴食  
以膏粱之味飾以文繡之衣教以禮數攜至錦京先用金銀打通號  
公關節求其轉奏言臣珣自知罪當萬死珣子洪德痛父死者不可  
復生特訪求美人名曰襄姒進上以贖父罪萬望吾王赦宥幽王聞  
奏卽宣褒姒上殿拜舞已畢幽王擡頭觀看姿容態度目所未睹流  
盼之際光艷照人龍顏大喜四方雖貢獻有人不及褒姒萬分之一  
遂不通申后得知留褒姒于別宮降旨赦襄珣出獄復其官爵是夜  
幽王與褒姒同寢魚水之樂所不必言自此坐則疊股立則並肩飲  
則交盃食則共器一連十日不朝羣臣伺候朝門者皆不得望見顏  
色莫不歎息而去此乃幽王四年之事有詩爲証

折得名花字國香

布荆一旦薦匡牀

風流天子渾閒事

不道龍齋已伏殃

幽王自從得了褒姒迷戀其色居之瓊臺約有三月更不進申后之宮早有人報知申后如此如此申后不勝其憤忽一日引著宮娥逕到瓊臺正遇幽王與褒姒聯膝而坐並不起身迎接申后忍氣不過便罵何物賤婢到此濁亂宮闈幽王恐申后動手將身蔽于褒姒之前代答曰此朕新取美人未定位次所以未曾朝見不必發怒申后罵了一場恨恨而去褒姒問曰適來者何人幽王曰此王后也汝明日可往謁之褒姒嘿然無言至明日仍不往朝正宮再說申后在宮中憂悶不已太子宜曰跪而問曰吾母貴爲六宮之主有何不樂申后曰汝父寵幸褒姒全不顧嫡妾之分將來此婢得志我母子無立足之處矣遂將褒姒不來朝見及不起身迎接之事備細訴與太子不覺淚下太子曰此事不難明日乃朔日父王必然視朝吾母可著

宮人往瓊臺採摘花朵引那賤婢出臺觀看待孩兒將他毒打一頓以出吾母之氣便父王嗔怪罪責在我與母無干也申后曰吾兒不可造次還須從容再商太子懷忿出宮又過了一晚次早幽王果然出朝羣臣賀朔太子故意遣數十宮人往瓊臺之下不問情繇將花朵亂摘臺中走出一羣宮女攔住道此花乃萬歲栽種與褒娘娘不時賞玩休得毀壞得罪不小這邊宮人道吾等奉東宮令旨要採花拱奉正宮娘娘誰敢攔阻彼此兩下爭嚷起來驚動褒妃親自出外觀看怒從心起正要發作不期太子突然而至褒妃全不隄防那太子仇人相見分外眼睜趕上一步揪定烏雲寶髻大罵賤婢莽獍得可笑你是何等之人無名無位也要妄稱娘娘眼底無人今日也教你認得我捻著拳便打纔打得幾拳眾宮娥懼幽王見罪一齊跪下叩首高叫千歲求饒萬事須看王爺面上太子亦恐傷命即時住手褒妃



含羞忍痛回入臺中已知是太子替母親出氣雙行流淚宮娥勸解  
 曰娘娘不須悲泣自有王爺做主說聲未畢幽王退朝直入瓊臺看  
 見褒妃兩髻鬢鬆眼流珠淚問道愛卿何故今日還不梳妝褒妃扯  
 住幽王袍袖放聲大哭訴稱太子伯母父引著宮人在臺下摘花賤妾又未  
 曾得罪太子一見賤妾便加打罵若非宮娥苦勸性命難存望乞我  
 王做主說罷嗚嗚咽咽痛哭不已那幽王心下到也明白謂褒妃曰  
 汝不朝其母以致如此此乃王后所遣非出太子之意休得錯怪了  
 人褒妃曰太子宜曰自是莽撞也幽王此時亦能合符是良心發處為母報怨其意不殺妾不止妾一身死不足惜但自  
 蒙愛幸身懷六甲已兩月矣妾之一命即二命也求王放妾出宮保  
 全母子二命幽王曰愛卿請將息朕自有處分即日傳旨道太子宜  
 曰好勇無禮好勇無禮四字責備的是即我今日論之亦怪其亦怪其不能將順權  
 發去輔導無狀也但不知君王輔導之人有狀否國聽申侯教訓東宮太傅少傅等官輔導無狀並行削職輔導無狀也但不知君王輔導之人有狀否

無狀四字亦責備的是即我今日論之亦怪其太子欲入宮訴明幽  
 王分付宮門不許通報只得駕車自往輔導無狀也但不知君王輔導之人有狀否國去訖申后久不見太子  
 進宮著宮人詢問方知已貶去輔導無狀也但不知君王輔導之人有狀否國孤掌難鳴終日怨夫思子含淚  
 過日却說褒姒懷孕十月滿足生下一子幽王愛如珍寶名曰伯服  
 遂有廢嫡立庶之意奈事無其因難於啓齒石父揣知王意遂與  
 尹球吉甫此子大敗家商議暗通褒姒說太子既逐去外家合當伯服為嗣內有娘娘  
 枕邊之言外有我二人協力相扶何愁事不成就褒姒大喜答言全  
 仗二卿用心維持若得伯服嗣位天下當與二卿共之褒姒自此密  
 遣心腹左右日夜伺申后之短宮門內外俱置耳目風吹草動無不  
 悉知再說申后獨居無侶終日流淚有一年長宮人知其心事跪而  
 奏曰娘娘既思想殿下何不修書一封密寄輔導無狀也但不知君王輔導之人有狀否國使殿下上表謝罪  
 若得感動萬歲召還東宮母子相聚豈不美哉申后曰此言固好但

恨無人傳寄宮人曰妾母温媼頗知醫術娘娘詐稱有病召媼入宮  
 看脈令帶出此信使妾兄送去萬無一失申后依允遂修起書信一  
 通內中大略言天子無道寵信妖婢使我母子分離今妖婢生子其  
 寵愈固汝可上表伴認其罪好勇無恥自是宜曰之罪伴認校今已悔悟自新願父王寬赦若天賜還  
 朝母子重逢別作計較修書已畢假稱有病臥牀召温媼看脈之病自取也早有  
 人報知褒妃褒妃曰此必有傳遞消息之事俟温媼出宮搜簡其身  
 便知端的却說温媼來到正宮宮人先已說知如此如此申后伴為  
 診脈遂于枕邊取出書信屬付星夜送至國不可遲悞當下賜綵  
 繒音侍 慈陵切二端温媼將那書來懷揣手捧綵繒洋洋出宮被守門宮  
 監盤住問此繒從何而得媼曰老妾診視后脈此乃王后所賜也內  
 監曰別有夾帶否曰沒有方欲放去又有一人曰不搜簡何以知其  
 有無乎遂牽媼手轉來媼東遮西閃似有荒張之色宮監心疑越要

搜簡一齊上前扯裂衣襟那書角便露將出來早被宮監搜出后  
 這封書即時連人押至壇臺來見褒妃褒妃拆書觀看心中大怒命  
 將温媼鎖禁空房不許走漏消息却將綵繒二疋手自剪扯裂為寸  
 大幽王進宮見破繒碎綵問其來歷褒妃含淚而對曰妾不幸身入  
 深宮謬蒙寵愛以致正宮妒忌又不幸生子取忌益深今正宮寄書  
 太子書尾云別作計較必有謀妾母子性命之事願王為妾做主說  
 罷將書呈與幽王觀看幽王認得申后筆迹問其通書之人褒妃曰  
 現有温媼在此幽王即命牽出不絲分說拔劍揮為兩段髯翁有詩  
 曰

藏寄深宮信一封

先將冤血濺霜鋒

他年若問安儲事

温媼應居第一功

是夜褒妃又在幽王前撒嬌撒痴說賤妾母子性命懸于太子之手

幽王曰有朕做主太子何能為也襄曰曰吾王千秋萬歲之後少不得太子為君今王后日夜在宮怨望咒詛萬一他母子當權妾與伯服死無葬身之地矣言罷嗚嗚咽咽又啼哭起來幽王曰吾欲廢王后太子立汝為正宮伯服為東宮只恐羣臣不從如之奈何襄曰臣聽君順也君聽臣逆也吾王將此意曉諭大臣只看公議如何幽王曰卿言是也是夜襄妃先遣心腹傳言與虢尹二人來朝預備對答次日早朝禮畢幽王宣公卿上殿開言問曰王后嫉妬怨望咒詛朕躬難為天下之母可以拘來問罪石號父奏曰王后六宮之主雖然有罪不可拘問如果德不稱位佞當傳旨廢之另擇賢德母儀天下實為萬世之福果然我亦說是萬世之福尹球奏曰臣聞襄妃德性貞靜堪主中宮果然我亦說是襄妃德性貞靜堪主中宮幽王曰太子在非愛惜也正要挑起尹號石父奏曰臣聞母以子貴子以母貴今太子避罪居溫清之禮久

廢况既廢其母焉用其子臣等願扶伯服為東宮社稷有幸果然我亦說是

社稷幽王大喜傳旨將申后退入冷宮廢太子宜曰為庶人立襄妃有幸

為后伯服為太子如有進諫者即係宜曰之黨治以重辟此乃幽王

九年之事兩班文武心懷不平知幽王主意已決徒取殺身之禍無

益於事盡皆緘口太史伯陽父嘆曰三綱已絕國亡可立而待矣即

日告老去位羣臣棄職歸田者甚眾朝中惟尹球號石父祭公易一

班佞臣在側幽王朝夕與襄妃在宮作樂襄妃雖篡位正宮有專席

之寵從未開顏一笑幽王欲取其歡召樂工鳴鐘擊鼓品竹彈絲宮

人歌舞進觴襄妃全無悅色幽王問曰愛卿惡聞音樂所好何事襄

妃曰妾無好也曾記昔日手裂絲繒其聲爽然可聽幽王曰既喜聞

裂繒之聲何不早言即命司庫日進絲繒百疋使宮娥有力者裂之

以悅襄妃可怪襄妃雖好裂繒依舊不見笑臉幽王問曰卿何故不

笑襄妃答曰妾生平不笑幽王曰朕必欲卿一開笑口遂出令不拘宮內宮外有能致襄后一笑者賞賜千金號石父獻計曰先王昔年

因西戎強盛恐被入寇乃于驪山在陝西道臨潼縣之下置烟墩二十餘所又

置大鼓數十架但有賊寇放起狼烟直冲霄漢附近諸侯發兵相救

又鳴起大鼓催趨前來今數年以來天下太平烽火皆熄吾王若要

王后起齒必須同后遊翫驪山夜舉烽火諸侯援兵必至至而無寇

王后必笑無疑矣幽王曰此計甚善果然我亦說此計甚善乃同襄后並駕往

驪宮遊翫至晚設宴驪宮傳令舉烽時鄭伯友正在朝中其時以司

徒為前導聞命大驚急趨至驪宮奏曰烟墩者先王所設以備緩急

所以取信於諸侯今無故舉烽是戲諸侯也異日倘有不虞即便舉

烽諸侯必不信矣將何物徵兵以救急哉幽王怒曰今天下太平何

事徵兵果然我亦說是天朕今與王后出遊驪宮無可消遣聊與諸

侯為戲他日有事與卿無與果然我亦說是於卿無與遂不聽鄭伯之諫大舉烽

火復播起大鼓鼓聲如雷火光燭天畿內諸侯疑鎬京有變一個個

即時領兵點將連夜趕至驪山但聞樓閣管籥之音幽王與襄妃飲

酒作樂使人謝諸侯曰幸無外寇不勞跋涉諸侯面面相覷捲旂而

回襄妃在樓上憑欄望見諸侯忙去忙回並無一事不覺撫掌大笑

幽王曰愛卿一笑百媚俱生此號石父之力也遂以千金賞之此

大功我說賞還輕了此事却不失信可見衰世之君何嘗無信只是信得不當耳至今俗語相傳千金買笑

蓋本於此髯翁有詩單詠烽火戲諸侯之事詩曰

良夜驪宮奏管簧 無端烽火燭穹蒼

可憐列國奔馳苦 止搏襄妃笑一場

却說申侯聞知幽王廢申后立襄妃上疏諫曰昔纣寵妹喜以亡國

紂寵妲己以亡國王今寵信襄妃廢嫡立庶既乖夫婦之義又傷父

子之情急為之事復見於今圓之禍不在異日望吾王收回亂命庶可免亡國之殃也幽王覽奏拍案大怒曰此賊何敢亂言號父

奏曰申侯見太子被逐久懷怨望今聞后與太子俱廢申侯亦宜貶爵仍敢暴王之過申侯本不當說說得又不幽王曰如此何以處之石父

奏曰申侯本無他功因后進爵今后與太子俱廢申侯亦宜貶爵仍舊為伯發兵討罪庶無後患幽王準奏下令削去申侯之爵命石父

為將簡兵蒐音搜乘欲舉伐申之師畢竟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犬戎主大鬧鎬京

周平王東遷洛邑

申侯做事益浪糊塗毫無智術自始至終無一可取處嫌疑之地作逆耳之言已是不智及聞天子與師來討或再上一表索

性明辨一番或約同鄰國諸侯公同諫諍如果王師不罷然後

兵諫悟主亦是一策當日逢君之惡獨有在朝之號石父祭公

易尹球數人耳王后太子無罪被廢奸臣讒毀敗壞綱常公道

自在人心列國之中豈無同德倡義傳詞共糾君愆復儲返後

事亦可為奈何借兵戎狄自失紀綱即或事有不幸至於無可

奈何出於萬不得已竟借兵力於戎亦須先定約束毋許鹵掠

犒軍酬勞之物數亦須先有成規豈有畿甸之區在其肆行無忌之理啓戎心而召慘禍申侯不得辭其責也

岐豐王業所基形勝之地棄之以與戎狄固不可棄之以與藩國亦不可也觀後秦兵屢敗犬戎盡奪岐豐之地則戎兵亦非全然無敵者也使平王當日聽衛武之言守定鎬京激勸西北各國諸侯許以重賞令其驅逐戎兵然後徐圖營建宮室復還

舊觀則未必不可復成中興之業計不出此而惟遷都是議志  
在苟安遂使國家之勢日就衰弱而不復振卒以亡滅哀哉  
衛武公兩番議論有頭有尾衡量輕重審度事機有作為有算  
計如立千仞之岡指陳形勢無不并并有條真老成謀國之深  
心也平王與一班臣宰俱是庸夫淺見只圖目前之安不顧長  
久之計所以其言不入而周室遂東可惜忠言逆耳不能入於  
無事之日及至弄出事來費盡心力不特無濟於事乃至玉石  
俱焚如幽王不聽鄭伯之諫遭亂保駕死於戎兵是也不好人  
帶累好人真是千古恨事

話說申侯進表之後有人在鎬京探信聞知幽王命虢公為將不日  
領兵伐申星夜奔回報知申侯申侯大驚曰國小兵微安能抵敵王  
師大夫呂章進曰天子無道廢嫡立庶忠良去位萬民皆怨此孤立

之勢也今西戎兵力方強與申國接壤主公速致書戎借兵向鎬

以救王后必要天子傳位於故太子此伊周之業也語云先發制人

機不可失申侯曰此言甚當遂備下金縢一車遣人齎書與戎借

兵許以破鎬之日府庫金帛任憑搬取如此許法大題戎主曰中國

天子失政申侯國舅召我以誅無道扶立東宮此我志也遂發戎兵

一萬五千分為三隊右先鋒子丁左先鋒滿也速戎主自將中軍餘

刀塞路旗旛蔽空申侯亦起本國之兵相助浩浩蕩蕩殺奔鎬京而

來出其不意將王城圍繞三匝水息不通幽王聞變大驚曰機不密

禍先發我兵未起戎兵先動此事如何虢石父奏曰吾王速遣人於

驪山取起烽烟諸侯救兵必至內外夾攻可取必勝幽王從其言遣

人舉烽諸侯之兵無片甲入者天下太平何事徵兵蓋因前被烽火

所戲是時又以為詐所以皆不起兵也幽王見救兵不至大戒日夜

攻城謂石父曰賊勢未知強弱卿可試之朕當簡閱壯勇以繼其後

號公本非能戰之將只得勉強應命兵凶戰危國家存亡之所係一

如兒戲一般又可憐率領兵車二百乘開門殺出申侯在陣上望見石

父出城指謂戎主曰此欺君誤國之賊不可走了戎主聞之曰誰為

我擒之李丁曰小將願往舞刀拍馬直取石父鬪不上十合石父被

李丁一刀劈於車下如此奸臣亡于陣反博得一死于王戎主與

滿也速一齊麾兵前進喊聲大舉亂殺入城逢屋放火逢人舉刀連

申侯也阻當他不住只得任其所為城中大亂幽王未及閱軍見勢

頭不好以小車載褒姒和伯服開後宰門出走司徒卞友自後趕

上大叫吾王勿驚臣當保駕出了北門迤邐望驪山而去途中又遇

尹球來到言犬戎焚燒宮室搶掠庫藏祭公已死於亂軍之中矣

王心膽俱裂卞友再令舉烽烽烟透入九霄救兵依舊不到諸侯亦日

犬戎兵追至驪山之下將驪宮團團圍住口中只叫休走

昏君與虢公一進曰事急矣臣排

微命保駕殺出重圍竟投臣國以圖後舉卞友曰朕不聽叔父之言

以至於此朕今日夫妻父子之命俱付之叔父矣卞友

幽王從宮後衝出卞伯手執長矛當先開路卞友保着褒后母子緊

隨幽王之後行不多時早有犬戎兵攔住乃是小將古里赤卞伯咬

牙大怒便接住交戰戰不數合一矛刺古里赤於馬下戎兵見卞伯

驍勇一時驚散約行半里背後喊聲又起先鋒李丁引大兵追來卞

伯叫卞友保駕先行親自斷後且戰且走却被犬戎鐵騎橫衝分爲

兩截卞伯困在垓心全無懼怯這根矛神出鬼沒但當先者無不着

手犬戎主殺四面放箭箭如雨點不分玉石可憐一國賢侯今日死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一

於萬鍊之下

如此買侯為無道昏君而死已足可

左先鋒也速早

把幽王車仗擄住犬戎主看見袞袍玉帶知是幽王就車中一刀砍

死并殺伯服

褒姒美貌饒死以輕車載之帶歸瓊帳取樂

本知在瓊帳中亦曾

開顏一尹球

笑否 尹球 躲在車箱之內亦被戎兵牽出斬之統計幽王在位共

一十一年因賣桑木弓箕草袋的男子拾取清水河邊妖女逃於褒

國此女即褒姒也蠱惑君心欺凌嫡母害得幽王今日身亡國破昔

童謠所云月將升日將沒屢弧箕箒實亡國國正應其兆天數已定

於宣王之時矣東屏先生有詩曰

多方圖笑掖庭中

烽火光搖粉黛紅

自絕諸侯猶似可

忍教國祚喪羌戎

又隴西居士詠史詩曰

驪山一笑夫羊嘖

弧矢童謠已念真

十八年來猶報應

挽回造化是何人

又有一絕單道尹球等無一善終可為奸臣之戒詩云

巧語讒言媚暗君

滿圖富貴百年身

一朝駢首同誅戮

落得千秋罵佞臣

又有一絕詠鄭伯友之忠詩曰

右父捐軀尹氏亡

鄭桓今日死勤王

三人總為周家死

白骨風前那箇香

且說申侯在城內見宮中火起忙引本國之兵入宮一路撲滅先將

申后殿出冷宮巡到瓊臺不見幽王褒姒踪跡有人指說已出北門

去矣料走驪山慌忙追趕于路上正迎着戎主車馬相湊各問勞苦

說及昏君已殺申侯大驚曰孤初心止欲糾正王慝

不意遂及於此 此是申侯飾詞欲以自解其罪耳不然請問借



後世不忠於君者必以孤爲口實矣亟令從人收斂其屍備禮葬之

戎主笑曰國舅所謂婦人之仁也却說國侯回到京師安排筵席款

待戎主庫中寶玉搬取一空又斂聚金繒十車爲贈指望他滿欲而

歸誰想戎主把殺幽王一件自以爲不世之功人馬盤踞京城終日

飲酒作樂絕無還軍歸國之意百姓皆歸怨國侯無可奈何乃

寫密書三封發人往三路諸侯處約會勤王那三路諸侯

北路諸侯 侯姬仇 東路諸侯 姬和 西路諸侯 嬴闕 又遣人到國侯將鄭

伯死難之事報知世子握突教他起兵復仇不在話下單說世子握

突年方二十三歲生得身長八尺英毅非常一聞父親戰死不勝哀

憤遂素袍縞帶帥車三百乘星夜奔馳而來早有探馬報知戎主

預作準備握突一到便欲進兵公子成諫曰我兵兼程而進疲勞未

息宜深溝固壘待諸侯兵集然後合攻此萬全之策也握突曰君父

之仇禮不反兵况大戎志驕意滿我以銳擊情往無不克

可全非勿以若待諸侯兵集豈不慢了軍心遂麾兵直逼城下城上

偃旗息鼓全無動靜握突大罵犬羊之賊何不出城決一死敵城上

並不答應握突喝教左右打點攻城忽聞叢林深處羅聲响一枝

軍從後殺來乃大戎主定計預先埋伏在外者握突大驚慌忙挺鎗

來戰城上羅聲又起城門大開又有一枝軍殺出握突前有子丁

後有滿也速兩下夾攻抵當不住大敗而走戎兵追趕三十餘里方

回握突收拾殘兵謂公子成曰孤不聽卿言以至失利今計將何出

公子成曰此去濮陽不遠國侯老成經事老成要緊經事更要緊老

何不投之國侯合兵可以得志握突依言分付望濮陽一路而進約

行二日塵頭起處望見無數兵車如牆而至中間坐着一位諸侯錦

袍金帶蒼顏白髮飄飄然有神仙之態那位諸侯正是國武公姬和

時已八十餘歲矣握突停車高叫曰我鄭世子握突也犬戎兵犯京師吾父死於戰場我兵又敗特來求救武公拱手答曰世子放心孤傾國勤王聞魯晉之兵不久亦當至矣何憂犬戎哉握突讓魯侯先行撥轉車轅重回鎬京離二十里分兩處下寨教人打聽魯晉二國起兵消息探子報道西角上金鼓大鳴車聲轟地繡旗上大書魯字武公曰魯爵雖附庸國小不得比於諸侯故曰附庸然習於戎俗其兵勇悍善戰犬戎之所畏也便是老成經事之言言未畢北路探子又報晉兵亦至已於北門立寨武公大喜曰二國兵來大事濟矣即遣人與魯晉二君相聞須臾之間二君皆到武公營中互相勞苦二君見握突渾身素縞問此位何人武公曰此鄭世子也遂將鄭伯死難與幽王被殺之事述了一遍二君嘆息不已武公曰老夫年邁無識止為臣子義不容辭勉力來此掃蕩腥膻全仗上國今計將安出魯襄公曰犬戎之志在於

剽掠子女金帛而已彼謂我兵初至必不隄防今夜三更宜分兵東南北三路攻打獨缺西門放他一條走路却教鄭世子伏兵彼處候其出奔從後掩擊必獲全勝秦人不特勇悍善戰亦頗善於設謀武公曰此計甚善話分兩頭再說周公之子名頃侯在城中聞知四國兵到心中大喜遂與小周公頃石先鋒李丁分兵押送回國以削其勢又教左先鋒滿也速營於東門之外正與魯兵對壘約會明日交戰不期三更之後被魯兵劫入大寨滿也速提刀上馬急來迎敵其奈戎兵四散亂竄雙拳兩臂撐持不住只得一同奔走三路諸侯吶喊攻城忽然城門大開三路車馬一擁而入毫無撐禦此乃頃侯之計也戎主在夢中驚覺跨着剗馬逕出西城隨身不數百人又遇鄭世子掘壕攔住廝戰正在危急却得

滿也速坡拾敗兵來到混戰一場方得脫身掘突不敢窮追入城與諸侯相見恰好天色大明裏姒不及隨行自縊而亡雖然遲死數日却死得大不乾了胡曾先生有詩嘆云

錦繡園中稱國母

腥膻隊裏作番婆

到頭不免投繯苦

爭似爲妃快樂多

申侯大排筵席管待四路諸侯只見首席衛武公推箸而起謂諸侯曰今日君亡國破豈臣子飲酒之時耶眾人齊聲拱立曰某等願受教訓武公曰國不可一日無君今故太子在申宜奉之以卽王位諸君以爲何如襄公曰君侯此言文武成康之靈也世子掘突自小子身無寸功迎立一事願効微勞以成先司徒之志謂鄭伯友武公大喜舉爵勞之遂于席上草成表章備下法駕各國皆欲以兵相助掘突曰原非赴敵安用多徒只用本兵足矣申侯曰下國有車三百乘願爲

引導次日掘突遂往申國迎太子宜曰爲王却說宜曰在申終日納

悶正不知國舅此去凶吉如何忽報世子賁着國舅申侯同諸侯

連名表章奉迎還京心下到喫了一驚未免欺人展開看時乃知幽王已被犬

戎所殺父子之情不覺放聲大哭掘突奏曰太子當以社稷爲重望

早正大位以安人心宜曰孤今負不孝之名於天下矣事已如此

只索起程不一日到了鎬京周公先驅入城掃除宮殿國舅申侯引

着衛晉秦三國諸侯同鄭世子及一班在朝文武出郭三十里迎接

卜定吉日進城宜曰見宮室殘毀凄然淚下伏下遷都之案當下先見了申

侯稟命過了然後服袞冕告廟卽王位是爲平王平王升殿眾諸侯

百官朝賀已畢平王宣申伯上殿謂曰朕以廢棄之人獲承宗祧皆

舅氏之力也進爵爲申公申伯辭曰賞罰不明國政不清鎬京亡而

復存乃眾諸侯勤王之功臣不能禁戢犬戎獲罪先王臣當萬死敢

領賞平堅辭三次平王令復侯爵武公又奏曰褒姒母子恃寵亂倫號石父尹球等欺君悞國雖則身死均當追貶平王一準奏侯和進爵為公冒侯仇加封河內附庸之地伯友死於王事賜諡為桓世子掘突襲爵為伯加封祊田于頃君原是附庸加封侯伯列於諸侯小周公咺拜為太宰之職申后號為太后褒姒與伯服俱廢為庶人號石父尹球察公姑念其先世有功兼死於王事止削本身爵號仍許子孫襲位又出安民榜撫慰京師被害百姓大宴羣臣盡歡而散有詩為證

百官此日逢恩主

萬姓今朝喜太平

自是累朝功德厚

山河再整望中興

次日諸侯謝恩平王再封掘突為卿士留朝與太宰咺一同輔政惟申秦二君以本國迫近戎狄拜辭而歸申侯見

世子掘突 英毅非常以女妻之是為武姜此語閣過不題却說

自到鎬京擾亂一番識熟了中國的道路雖則被諸侯驅逐出城其

鋒未曾挫折又自謂勞而無功心懷怨恨遂大起戎兵侵占疆岐

豐之地半為戎有漸漸逼近鎬京連月烽火不絕又宮闕自焚燒之

後十不存五頹牆敗棟光景甚是淒涼平王一來府庫空虛無力建

造宮室二來怕大戎 早晚入寇遂萌遷都洛邑之念一日朝罷謂羣

臣曰昔王祖成王既定鎬京又營洛邑此何意也羣臣齊聲奏曰洛

邑為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適均所以成王 命召公相尚公與

築號曰東都宮室制度與鎬京同每朝會之年天子行幸東都接見

諸侯此乃便民之政也平王 曰今天戎 逼近鎬京禍且不測朕欲遷

都於洛何如太宰咺奏曰今宮闕焚毀營建不易勞民傷財百姓嗟

怨西戎乘釁而起何以禦之遷都於洛實為至便兩班文武俱以犬

戎為慮齊聲曰太宰之言是也惟司徒歸武公低頭長嘆平王曰老  
 司徒何獨無言武公乃奏曰老臣年逾九十蒙吾王不棄老耄備位  
 六卿若知而不言是不忠於君也若違眾而言是不和於友也然寧  
 得罪於友不敢得罪於君夫鎬京左有殽函右有隴蜀披山帶河沃  
 野千里天下形勝莫過於此洛邑雖天下之中其勢平衍四面受敵  
 之地所以先王雖並建兩都然宅西京以振天下之要留東都以備  
 一時之巡一語指陳并建兩都之故明白確切吾王若棄鎬京而遷洛恐王室自此衰  
 弱矣平王曰夫我侵奪岐豐勢甚猖獗且宮闕殘毀無以壯觀朕之  
 東遷實非得已武公奏曰夫我豺狼之性不當引入音彌也臥闕音闕也公借兵  
 失策申侯之罪推指盜使其焚燒宮闕戮及先王此不共之仇也今王勵志  
 自強節用愛民練兵訓武數語自是為國要圖效先王之北伐南征  
 俘彼戎主以獻音獲也七廟即可音獲也前恥若隱忍避仇棄此適彼我退一

尺敵進一尺恐蠶食之憂不止於岐豐而已說利害處昔堯舜在位

茅茨土階躬居卑宮不以為陋京師壯觀豈在宮室惟吾王熟思之

太宰咺又奏曰老司徒乃安常之論非通變之言也先王怠政滅倫

自招寇賊其事已不足深咎此是破去今王掃除煨燼僅正名號而

府庫空虛兵力單弱百姓畏懼犬戎如畏豺虎此是破去一旦戎

騎長驅民心瓦解誤國之罪誰能任之武公又奏曰此是破去公既能召戎

定能退戎主遣人問之必有良策此轉壞了申公何人而有良策哉適以速王之遷都而已正商

議間國舅此是破去公遣人賫告急表文來到平王展開看之大意謂犬戎

侵擾不已將有國亡之禍伏乞我王憐念瓜葛發兵救援平王曰舅

氏自顧不暇安能顧朕東遷之事朕今決矣乃命太史擇日東行此是破去

武公曰孤職在司徒若主上一行民人離散孤之咎難辭矣遂先期

出榜示諭百姓如願隨駕東遷者作速準備一齊起程祝史作文先

將遷都緣繇祭告宗廟至期大宗伯抱着七廟神主登車先導繇伯  
嬴開聞平王東遷親自領兵護駕百姓攜老扶幼相從者不計其數  
當時宣王大祭之夜夢見美貌女子大笑三聲大哭三聲不慌不忙  
將七廟神主捆做一堆冉冉望東而去大笑三聲應裏似驪山烽火  
戲諸侯事大哭三聲者幽王褒姒伯服三命俱絕神主捆束往東正  
應今日東遷此夢無一不驗又太史伯陽父辭云哭又笑笑又哭羊  
被鬼吞馬逢犬逐慎之慎之壓弧箕箒羊被鬼吞者宣王四十六年  
遇鬼而亡乃巳未年馬逢犬逐犬戎入寇幽王十一年庚午也自此  
西圖遂亡天數有定如此亦見伯陽父之神占矣東遷後事且有下  
回分解

第四回

秦文公郊天應夢

鄭莊公掘地見母

鎬京被戎狄一番擾亂平王親見府庫空虛人民離散兵力單  
弱不能整頓宮室殘毀不能修建所以遷都今纔到雒京國難  
未舒大仇未報因貢不入便思伐楚庸人一批便怕纔盛便驕  
千古一轍  
岐豐要地斷不可棄前回論之詳矣但秦之伐周已見前定之  
數故平王之賜秦人之得都有莫之爲而爲者非盡人事之咎  
也

戎狄豺狼成性若果安分守己儘可自尊自大卽鎬京一番擾  
亂禍首自是申侯旣已僥倖滿載而歸就該罷手誰人又去尋  
他他却恃其兵力侵擾不休逼得天子遷都惹出秦人廝敵兵  
將旣傷殘於行陣國主安身不牢遷去西荒反把自己的地方

都帶掉了可爲貪得無厭之戒

禮樂者治世之大本征伐者馭世之大權然征伐之所不及尙賴禮樂以維持之秦伯擅用郊祀越禮僭分天子力不能討或遣一介之使以正詞責之秦人未必卽敢肆然抗命也試觀請隧問鼎已在衰弱至極之時而兩番正論尙能使晉楚俛首帖耳况此時周室大勢猶未甚壞乎總之平王質本昏庸不識大體苟安姑息以致釀成禍亂使秦遂以代周豈非天意

秦人求祀上帝僭不必言然猶名之曰白帝號之曰酈時多方掩飾蓋猶畏其名也魯竟請用郊禘則更甚矣請而不許抗命自專罪又甚焉乃至引秦自比夫魯爲宗國王室至親周公之邦禮義所出何得以疎遠蠢悍之秦爲例子諸侯僭命侵奪相仍凌蔑王朝隳棄憲典賞魯人爲之倡也

偏愛少子固是婦人之常然亦何至如姜氏之甚况爭位奪國非比士庶人家其勢必致稱兵對敵非兄殺弟卽弟殺兄愛一子殺一子爲之母者果何心乎其初不過一念禽犢之恩不知後來構禍之慘遂至於此愚婦人愚得又可恨又可憐

莊公不特高似叔段卽比公子呂等亦高數籌諸人屢次請討乃是高視叔段除之惟恐不速在莊公視之只如無物蓋已明知其材力不足以有爲也故任他橫行只是不理譬如弄獼猴者隨他跳上跳下左跑右跑只作不會看見一般直等他認真要走之時方纔把索子一提不怕他跑到那裏去其於叔段無禮并不發作者乃是會家不忙耳他在眾人面前却不肯將此意明白說出故只含糊答應眾人替他十分着急他自肚裏暗笑說他以私情而忽大計固在夢中卽說他養成其惡而後圖

之亦是隔靴搔癢

莊公誓母一事自是滅理敗倫不須多費詞說亦幸而姜氏能忍莊公旋亦悔悟考叔乘機進言設策遂為母子如初耳使其不幸姜氏以羞憤交迫之故竟有不虞吾不知莊公何以自解於天下萬世又何以自解於其心也怒發於中不加詳慎一語之誤遂為千古罪人可不戒哉

話說平王東遷車駕至於洛陽見市井稠密宮闕壯麗與鎬京無異心中大喜平王遷都只不過要圖熱鬧耳京都既定四方諸侯莫不進表稱賀貢獻方物惟有即楚國不到平王議欲征之羣臣諫曰蠻荆久在化外宣王始討而服之每年止貢菁茅一車以供祭祀縮酒之用菁茅草名不責他物所以示羈縻之意今遷都方始人心未定倘王師遠討未卜順逆且宜包容使彼懷德而來如或怙終不悛俟兵力既足討之

未晚自此南征之議遂息

橫有此諫不然又要弄出不好來了

襄公告辭回國平王

曰今岐豐之地半被犬戎侵據卿若能驅逐犬戎此地盡以賜卿少

酬扈從之勞永作西藩豈不美哉驅逐犬戎益封加爵可也此地盡以賜卿使不二之險獨歸秦國此

伐周之謂襄公稽首受命而歸即整頓戎馬為滅戎之計不及三

年殺得犬戎七零八落其大將孛滿也速等俱死於戰陣教得快活誰教

他侵擾不休我主遠遁西荒西方荒岐豐一片盡為秦有關地千里遂成

大國鬻翁有詩云

文武當年發跡鄉 如何輕棄異秦邦

岐豐形勝如依舊 安得秦強號始皇

却說鬻翁乃帝顓頊之裔其後人名曰陶自唐堯時為士師官臯陶子

伯翳佐大禹治水烈山焚澤驅逐猛獸以功賜姓曰嬴為舜主畜牧

之事 伯翳二子若木大廉若木封國於徐今鳳翔府國以來世為諸侯至



列王時大廉之後有蜚廉者善走日行五百里其子惡來有絕力能

手裂虎豹之皮父子俱以材勇為紂幸臣相助為虐秦人祖宗武王

克商誅蜚廉并及惡來蜚廉少子曰季勝其曾孫名造父以善御得

幸於周穆王封於趙今承安縣為晉趙氏之祖其後有非子者居犬丘

國之始亦詳與善於養馬周孝王用之命畜馬於汧渭二水之間馬大蕃息

甚卑微孝王大喜以秦地封非子為附庸之君使續嬴祀號為嬴

伯又得岐豐之地勢益强大定都

於雍今鳳翔始與諸侯通聘襄公薨諸侯死子文公立時平王十五

年也山音日文公夢鄜音之野今西安有黃蛇自天而降止於山陂

頊如車輪下屬於地其尾連天俄頃化為小兒謂文公曰我上帝之

子也帝命汝為白帝以主西方之祀言訖不見明日召太史敦占之

敦奏曰白者西方之色君奄有西方上帝所命祠之必當獲福乃於

鄜邑築高臺立白帝廟號曰鄜時時音用白牛祭之又陳倉今寶人

獵得一獸似猪而多刺擊之不死不知其名欲牽以獻文公路間遇

二童子指曰此獸名曰猾音常伏地中啖死人腦若拯其首即死猾

亦作人言曰二童乃雉精名曰陳寶得雉者王得雌者霸二童子被

說破即化為野雞飛去其雌者止於陳倉山之北阪化為石雞視猶

亦失去矣獵人驚異奔告文公文公復立陳寶祠於陳倉山又終南

山即收有大梓樹文公欲伐為殿材鋸之不斷砍之不入忽大風雨

乃止有一人夜宿山下聞眾鬼向樹賀喜樹神亦應之一鬼曰若

使人披其髮以朱絲繞樹將奈之何樹神默然明日此人以鬼語告

於文公文公依其說復使人伐之樹隨鋸而斷有青牛從樹中走出

逕投雍水其後近水居民時時見青牛出水中文公聞之使騎士候

而擊之牛力大觸騎士倒地騎士髮散披面牛懼更不敢出文公乃

制髮頭於軍中今軍器上復立怒特祠以祭大梓之神應敘許多神

一邊頗不正道時魯惠公聞秦國僭祀上帝亦遣太宰讓到國請用郊禘之

禮平王不許惠公曰吾祖周公有大勲勞於王室禮樂吾祖之所制

作子孫用之何傷自作即可自用玉人可以執珪膳夫可以玉食乎

可况天子不能禁秦安能禁魯遂僭用郊禘比於王室平王之不

敢問也自此王室日益卑弱諸侯各自擅權互相侵伐天下紛紛多

事矣史官有詩歎曰

自古王侯禮數懸 未聞侯國可郊天

一從秦魯開端僭 列國紛紛竊大權

再說鄭世子掘突嗣位是為武公武公乘國亂并有東虢即今榮及

鄭音魯國名地兼并之禍始自鄭人後日子遷都於鄭謂之新鄭以

榮陽為京城設關於制邑吾虢邑即虎牢自是亦遂強大與鄭武

公同為國朝卿士平三十二年鄭武公薨鄭武公獨秉國政只為鄭

都榮陽與洛邑鄰近或在朝或在國往來不一這也不在話下却說

鄭武公夫人是申侯之女姜氏所生二子長曰寤生次日段為何喚

做寤生原來姜氏夫人分娩之時不曾坐辱在睡夢中產下醒覺方

知姜氏喫了一驚寤生今人謂之橫產乃難為產母之事故莊姜惡

乃是極美之事有何傷犯而惡之哉况寤寐二字自有分別寐字方

以此取名寤生心中便有不快之意及生次子段長成得一表人才

面如傅粉唇若塗朱又且多力善射武藝高強姜氏心中偏愛此子

若襲位為君豈不勝寤生十倍屢次向其夫武公稱道次子之賢宜

立為嗣武公曰長幼有序不可紊亂况寤生無過豈可廢長而立幼

乎遂立寤生為世子武公大有主張只以小小衛共城為段之食邑號

曰其叔姜氏心中愈加不悅及武公薨寤生即位是為鄭莊公仍代

父為國卿士姜氏夫人見共叔無權心中怏怏乃謂莊公曰汝承父位享地數百里使同胞之弟容身葦爾於心何忍莊公曰惟母所欲姜氏曰何不以制邑封之莊公曰制邑巖險著名先王遺命不許分封除此之外無不奉命姜氏曰其次則京城亦可莊公嘿然不語姜氏作色曰再若不允惟有逐之他國使其別圖仕進以糊口耳莊公連聲曰不敢不敢遂唯唯而退次日升殿即宣共叔段欲封之大夫祭足名足字中諫曰不可天無二日民無二君京城有百雉之雄地廣民眾與滎陽相等况共叔夫人之愛子若封之大邑是二君也恃其內寵恐有後患莊公曰我母之命何敢拒之遂封共叔於京城共叔謝恩已畢入室來辭姜氏姜氏屏去左右私謂段曰汝兄不念同胞之情待汝甚薄今日之封我再三懇求雖則勉從中心未必和順汝到京城宜聚兵蒐乘陰為準備儻有機會可乘我當相約汝與襲鄭之

師我為內應國可得也汝若代了惺生之位我死無憾矣共叔領命遂往京城居住自此國人改口俱稱為京城太叔開府之日西鄙比鄙之國俱來稱賀也太叔段謂二宰曰汝二人所掌之地如今屬我封士自今負稅俱要我處交納兵車俱要聽我徵調不可違悞二字久知太叔為國母愛子不備位之望今日見他豐采昂昂人才出眾不敢違抗且自應承太叔托名射獵日逐出城訓練士卒并收二鄙之眾一齊造入軍用又假出獵為繇襲取鄆及廩延俱邑名兩處邑宰逃入鄭國遂將太叔引兵取邑之事備細奏聞莊公莊公微笑不言秦他處心謂中存之位官員高聲叫曰段可誅也莊公擡頭觀看然不用慌忙乃是上卿公子呂莊公曰子封公子呂字有何高論公子呂奏曰臣聞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將者未形今太叔內挾母后之寵外恃京城之固日夜訓兵講武其志不篡奪不已主公假臣偏帥直造京城縛段而

歸方絕後患說得雖是但不莊公曰段惡未著安可加誅老着臉子

卦今兩鄙被收直至廩延先君土地豈容日割莊公笑曰段乃姜

氏之愛子寡人之愛弟寡人寧可失地豈可傷兄弟之情拂國母之

心乎虧他老臉公子呂又奏曰臣非慮失地實慮失國也今人心皇

皇見說謊得出太叔勢大力強盡懷觀望不久都城之民亦將二心主公今日

能容太叔恐異日太叔不能容主公悔之何及莊公曰卿勿妄言寡

人當思之公子呂出外謂正卿祭足曰主公以宮圍之私情而忽社

稷之大計吾甚憂之有賊之言祭足曰主公才智兼人此事必非坐

視只因大廷耳目之地不便洩露祭足奸惡子貴戚之卿也若私叩

必必有定見公子呂依言直叩宮門再請莊公見莊公曰卿此來

何意公子呂曰主公嗣位非國母之意也萬一中外合謀變生肘腋

國非主公之有矣臣寢食不寧是以再請莊公曰此事于礙國母

公子呂曰主公豈不聞周公誅管蔡之爭乎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望

早早決計莊公曰寡人籌之熟矣段雖不道尚未顯然叛逆我若加

誅姜氏必從中阻撓從惹外人議論不惟說我不友又說我不孝我

今置之度外任其所為彼恃寵得志肆無忌憚待其造逆那時明正

其罪則國人必不敢助而姜氏亦無辭矣連此一是老臉說謊聊以

愧偏登場線索在手明公子呂曰主公遠見非臣所及但恐日復一

日養成勢大如蔓草不可芟除可奈何主公若必欲俟其先發宜挑

之速來莊公曰計將安出公子呂曰主公久不入朝謂周無非為太

叔故也今聲音如圓太叔必謂國內空虛與兵爭臣預先引兵伏

於京城近處乘其出城入而據之主公從廩延一路殺來腹背受敵

太叔雖有冲天之翼能飛去乎莊公曰卿計甚善悔母洩之他人公

子呂辭出宮門嘆曰祭仲料事可謂如神矣次日早朝莊公假傳一

令使大夫祭克監國自己要朝周面君輔政姜氏聞知此信心中大

喜曰段有福為君矣我則曰段無福為太叔矣遂寫密信一通遣心腹送到京城

約太叔於五月初旬與兵襲鄭時四月下旬事也公子呂預先差人

伏於要路獲住賫書之人登時殺了將書密送莊公莊公啓緘看畢

重加封固別遣人假作姜氏所差送達太叔索有回書以五月初五

日為期要立白旗一面於城樓便知接應之處莊公得書喜曰段之

供招在此姜氏尚能庇護耶遂入宮辭別姜氏只說往國却望廩延

一路徐徐而進公子呂率車二百乘於京城鄰近埋伏自不必說却

說太叔接了母夫人姜氏密信與其子公孫滑商議使滑往國借

兵許以重賂自家盡卒京城二鄙之眾托言奉鄭伯之命使段監國

祭肅犒軍揚揚出城公子呂預遣兵車千乘扮作商賈模樣潛入京

城只等太叔兵動便於城樓放火公子呂望見火光即便殺來城中

之人開門納之不勞餘力得了京城即時出榜安民榜中備說莊公

孝友太叔背義忘恩之事滿城人都說太叔不是再說太叔出兵不

上二口遂聞了京城失事之信心下慌忙星夜迴轅屯北城外打點

攻城只見手下士卒紛紛耳語原來軍伍中有人接了城中家信說

莊公如此厚德太叔不仁不義一人傳十十人傳百都道我等背正

從逆天理難容哄然而散太叔點兵去其大半知人心已變急望鄆

邑奔走再欲聚眾不道莊公兵已在鄆乃曰共吾故封也於是走入

共城閉門自守莊公引兵攻之那共城區區小邑怎當得兩路大軍

如太山壓卵一般須臾攻破太叔聞莊公將至嘆曰姜母誤我矣何

面目見吾兄乎可見太叔不是甚麼真正壞人只是無知無能子弟耳遂自刎而亡吳會先生

有詩曰

寵弟多才占大封 况兼內應在宮中

誰知公論難容逆

生在京城死在共

又有詩說莊公養成段惡以塞姜氏之口真千古奸雄也詩曰

子弟全憑教育功

養成稔惡陷災凶

一從京邑分封日

太叔先操掌握中

莊公此謂地撫殺之屍大哭一場曰癡兒何至如此遂簡其行裝姜氏所寄

之書尚在將太叔回書總作一封使人馳至國教祭足呈與姜氏

觀看即命將姜氏送去頴地安置遣以誓言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姜氏見了二書羞慚無措自家亦無顏與莊公相見婦人家橫心偏

意胡行只是不曾算到未後一着耳即時離了宮門出居頴地莊公回至國都目中不

見姜氏不覺良心頓萌嘆曰吾不得已而殺弟何忍又離其母誠天

倫之罪人矣却說頴谷封人之官名曰頴考叔為人正直無私素

有孝友之譽見莊公安置姜氏於頴謂人曰母雖不母子不可以不

子主公此舉傷化極矣乃覓鴉鳥數頭假以獻野味為名來見莊公

莊公問曰此何鳥也頴考叔對曰此鳥名鴉書不見泰山夜能察秋

毫明於細而暗於大也小時其母哺之既長乃啄食其母此乃不孝

之鳥故捕而食之莊公嘿然適宰夫進蒸羊莊公命割一肩賜考叔

食之考叔只留好肉用紙包裹藏之袖內莊公恠而問之考叔對曰

小臣家有老母小臣家貧每日取野味以悅其口未嘗享此厚味今

君賜及小臣而老母不沾一鱗之惠小臣念及老母何能下咽故此

攜歸欲作羹以進母耳莊公曰卿可謂孝子矣言罷不覺凄然長嘆

考叔問曰主公何為而嘆莊公曰你有母奉養得盡人子之心寡人

實為諸侯反不如你考叔佯為不知又問曰姜夫人在堂無恙何為

無母莊公將姜氏與太叔共謀襲及安置頴邑之事細述一遍已

設下黃泉之誓悔之無及考叔對曰太叔已亡姜夫人止存主公一

人又不奉養與鵲鳥何異倘以黃泉相見為歉臣有一計可以解之  
莊公問何計可解考叔對曰掘地見泉建一地室先迎姜夫人在內  
居住告以主公想念之情料夫人念子不滅主公之念母主公在地  
室中相見於及泉之誓未嘗違也莊公大喜遂命考叔發壯士五百  
人於曲洧此委曲豈言必不可違牛牌山下掘地深十餘丈泉水湧出因於泉側架木  
為室室成設下長梯一座考叔往見武姜曲道莊公悔恨之意如今  
欲迎歸孝養武姜且悲且喜考叔先奉武姜至牛牌山地室中莊公  
乘輿亦至從梯而下拜倒在地口稱寤生不孝久缺定省求國母恕  
罪武姜自此乃老身之罪與汝無與用手扶起母子抱頭大哭遂升  
梯出穴莊公親扶武姜登輦自己執轡隨侍國人見莊公母子同歸  
無不以手加額稱莊公之孝此皆考叔調停之力也吳會先生有詩  
云

黃泉誓母絕彝倫

大隊猶疑隔世人

考叔不行懷肉計

莊公安肯認天親

莊公感考叔全其母子之愛賜爵大夫與公孫闕同掌兵權不在話  
下再說共叔之子公孫滑請得衛師行至半途聞共叔見殺遂逃奔  
衛訴說伯父殺弟囚母之事桓公武公之孫曰鄭伯無道當為公孫討  
之遂與師伐鄭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寵虢公周鄭交質

助衛逆魯宋興兵

衛桓據鄭滑一偏之詞不察明白便自興師動眾助逆攻順無  
端開釁於鄰國真是庸劣不材  
致書一行最為得當是非曲直所由分也况只須好致一書便

可棄仇等好省却多少唇舌鬪爭爲國家者其亦常存此意也夫

自君王而論執政無過自然不當輕易更換自下而論則政是王朝之政臣是王朝之臣或予或奪悉聽王裁豈得貪位自恣據爲私物况怨望不已至於受質受質不已至於用兵取麥取禾無君甚矣

設盟送質本是霸道雖用之與國猶且惡其不正况君臣乎况太子者二君也亦天下之其主也鄭伯儼然受以爲質王朝衰弱固不必言而鄭伯之橫僭亦古今之共惡矣黑肩論鄭伯慘刻少恩非忠順之臣最是論得的當蓋慘刻之人必然少恩既然少恩雖君臣父子之間亦無所忌諱欲望其忠順難矣其論鄭本有功則不當奪其政恐憤怒而致有跋扈之舉則不可奪

其政說利害處亦頗明白桓王是少不更事之人故不肯聽及後鄭人無狀取麥取禾桓王怒欲興兵又虧他調停解說蓋已明知力量單弱無奈鄭何不如且作人情待他自己愧悔亦是明白處

鄭國君臣俱是一班奸險之人所謂方以類聚只得一類考叔略正道些却又狐掌難鳴祭足奸貪更甚所以帮着鄭莊做出許多滅理絕倫之事

人之有助無助得力與不得力不全在婚姻與不婚姻鄭忽說丈夫志在自立固爲有理但亦要看所處時勢與己之才力如何不然借助婚姻亦是一說未可盡廢也

衛莊衛桓州吁宋殤公子翬等都是般混帳壞人在黑漆桶中過日子者算一得大奸大惡只看衛莊溺愛便糊糊塗塗全



不知防備日後之禍雖有石碯忠言他亦全不省理衛桓新立寵弟素行無良他却全不防備致遭毒手鄭莊還說是溺愛不明桓公亦不知備豈非糊塗之甚者鄭莊打發五國只是看得透挈得定便不勞餘力而定尤妙在詐敗一陣足以饜敵心而於我無損只此一事足見老奸巨猾手段石厚見識算計都高似周吁數倍若用之於正未必不有補於國家可惜助逆弒君把大題目先來錯了便貽臭萬世有聰明者尙亦慎所用哉

却說鄭莊公聞公孫滑起兵前來侵伐問計於羣臣公子呂曰斬草留根逢春再發公孫滑逃死爲幸反與衛師此衛侯不知共叔龍之罪故起兵助滑以救祖母爲辭也依臣愚見莫如修尺一之書致於衛侯說明其故衛侯必抽兵回國滑勢旣孤可不戰而擒矣公曰

然遂遣使致書於衛衛桓公得書讀曰

寤生再拜奉書衛侯貴侯殿下家門不幸骨肉相殘誠有愧於鄰國然封京賜土非寡人之不友恃寵作亂實叔段之不共寡人念先人世守爲重不得不除母姜氏以溺愛叔段之故內懷不安避居顓城寡人已自迎歸奉養今逆滑昧父之非奔投大國賢侯不知其非義師徒下臨敝邑自反竝無得罪惟賢侯同聲亂賊之誅勿傷唇齒之誼敝邑幸甚

衛桓公覽罷大驚曰叔段不義自取滅亡寡人爲滑與師實爲助逆

遂遣使收回本國之兵使者未到滑兵乘廩延無備已攻下了鄭莊

公大怒命大夫高渠彌出車二百乘來爭廩延時衛兵已撤回公孫

滑勢孤不敵棄了廩延仍奔衛國公子呂乘勝追逐直抵郊衛桓

公大集羣臣問戰守之計公子州吁進曰水來土掩兵至將迎又何

疑焉州吁開口便要殺大夫石碯奏曰不可不可鄭兵之來絲我

助滑為逆所致前鄭伯有書到我不若以書答之引咎謝罪不勞師

徒可却鄭兵石碯與公子呂二人對侯曰卿言是也即命石碯作

書致於鄭伯書曰

完再拜上王卿士鄭賢侯殿下寡人誤聽公孫滑之言謂上國殺

弟因母使孫姪無竄身之地是以興師今讀來書備知京城太叔

之逆悔不可言即日收回廩延之兵倘蒙鑒察當縛滑以獻復修

舊好惟賢侯圖之

鄭莊公覽書曰既服罪寡人又何求焉却說國母姜氏聞莊公興

師伐鄭恐公孫滑被殺絕了太叔之後遂向莊公求哀乞念先君武

公遺體存其一命莊公既礙姜氏之面又度公孫滑孤立無援不能

有為礙姜氏之面是謂以乃回書鄭侯書中但言奉教撤兵言歸於

好滑雖有罪但逆弟止此一子乞留上國以延段祀一面取回高渠

彌之兵公孫滑老死於鄭此是後話却說周平王因鄭莊公久不在

位偶因號八息父號公名即來朝言語相投遂謂號公曰鄭侯父子

秉政有年今久不供職朕欲卿權理政務卿不可辭號公叩首曰鄭

伯不來必國中有事故也臣若代之鄭伯不惟怨臣且將怨及王矣

臣不敢奉命再三辭謝退歸本國原來鄭莊公身雖在國留人於王

都打聽朝中之事動息傳報留心國政自是執政之職便欲為公便

聽為公平為私乎明今日平王欲分政於號公如何不知即日駕車

於周朝見已畢奏曰臣荷聖恩父子相繼秉政臣實不才有忝職位

願拜還卿士之爵退就藩封以守臣節平王曰卿久不涖任朕心懸

懸亦無何如疾其矣平王之失計也莊公又奏曰臣國中有逆

弟之變曠職日久今國事粗完星夜趨朝聞道路相傳謂吾王有委

政號公之意臣才萬分不及號公安敢尸位以獲罪於王乎平王見  
莊公說不難應承鄭莊公說出號公之事便竟自己先極猜疑委是不  
莊公說及號公之事心慙面赤勉強言曰朕別卿許久亦知卿國中  
有事欲使號公權管數日以候卿來號公再三辭讓朕已聽其還國  
矣卿又何疑焉莊公又奏曰夫政者王之政也非臣一家之政也用  
人之柄王自操之號公才堪佐理臣禮當避位不然羣臣必以臣為  
貪於權勢昧於進退口中說的俱是正理心下却殊不一惟王察之  
平王曰卿父子有大功於國故相繼付以大政四十餘年君臣相得  
今卿有疑朕之心朕何以自明卿如必不見信朕當命太子狐狐太  
為質於鄭何如奇想莊公再拜辭曰從政罷政乃臣下之職焉有天  
子委質於臣之禮恐天下以臣為要君只怕有臣當萬死平王曰不  
然卿治國有方朕欲使太子觀風於鄭因以釋目下之疑卿若因辭  
是罪朕也莊公再三不敢受旨羣臣奏曰依臣等公議王不委質無

以釋伯之疑若獨委質奴使鄭伯能臣子之義莫若君臣交質兩釋  
猜忌方可全上下之恩平王曰如此甚善莊公使人先取世子忽  
名侍質於周然後謝恩周太子狐亦如鄭為質知王若變心鄭將怎  
太子史官評論周鄭交質之事以為君臣之分至此盡廢矣詩曰  
腹心手足本無私 一體相猜事可嗤  
交質分明同市賈 王綱從此遂陵遲  
伯交質以後鄭伯留周輔政一向無事平王在位五十一年而崩  
周鄭伯與周公黑肩同攝朝政使世子忽歸鄭迎迥太子狐來周嗣  
位太子狐痛父之死未得侍疾含斂哀痛過甚到周而薨其子林嗣  
眾諸侯俱來奔喪并謁新天子號公忌父先到舉動皆  
數人夙變楚桓王傷其父以質鄭身死且見鄭伯久專朝政心  
中疑懼私與周公黑肩商議曰鄭伯曾質先太子於國意必輕朕君

臣之間恐不相安公執事甚恭朕欲界之以政卿意以為何如周

公黑肩奏曰鄭伯為人慘刻少恩非忠順之臣也但我國東遷洛邑

鄭伯功勞甚大今改元之日黑肩邊奪鄭政付於他手鄭伯憤怒必有跋扈之舉不可不慮大是可愛桓王曰朕不能坐而受制朕意決矣次

日桓王早朝謂鄭伯曰卿乃先王之臣朕不敢屈在班僚卿其自安莊公莊公奏曰臣久當謝政今即拜辭遂忿忿出朝謂人曰孺子負心不

足輔也即日駕車回國世子忽率領眾官員出郭迎接問其歸國之故莊公將桓王不用之語述了一遍人人俱有不平之意班僚自然便要

大夫高渠彌進曰吾主兩世輔國功勞甚大况前太子質於吾國未嘗缺禮今舍吾主而用虢公大不義也何不與師打破國城不知大義否廢了今王而別立賢胤天下諸侯誰不畏鄭方伯之業可成矣賴考叔曰不可君臣之倫比於母子主公不忍仇其母何忍仇其

君但隱忍歲餘入國朝覲周王必有悔心主公勿以一朝之忿而傷

先公死節之義大夫祭足曰以臣愚見二臣之言當兼用之臣願帥兵直抵國疆抵言歲凶就食溫洛之間若周王遣使責讓吾有詞矣

如其無言主公入朝未晚莊公準奏命祭足領了一枝車馬聽其便

宜行事祭足巡到溫邑界首說本國歲荒乏食向溫大夫求粟千鍾謂口太大明是借以為辭溫大夫以未奉王命不許祭足曰方今二麥正熟儘可資食我自能

取何必求之遂遣士卒各備鎌刀分頭將田中之麥盡行割取滿載而回祭足自領精兵往來接應溫大夫知鄭兵強盛不敢相爭祭足

於界上休兵三月有餘再巡至成周地在瀍水之中地方時秋七月中旬見田中早稻已熟分付軍士假扮作商人模樣將車埋伏各村里三更時分一齊用力將禾頭割下鄭莊逆惡多半是祭足助成真是可殺不遠守將如之何五鼓取齊成周郊

外稻禾一空比及守將知覺點兵出城鄭兵已去之遠矣兩處俱有

文書到於洛京奏聞桓王說鄭兵盜割麥禾之事桓王大怒便欲與兵問罪周公黑肩奏曰鄭祭足雖然盜取禾麥乃邊庭小事鄭伯未必得知以小忿而棄懿親鄭同姓故甚不可也若鄭伯心中不安必

然親來謝罪修好調停雖好然亦桓王準奏但命沿邊所在加意隄防無容客兵入境其芟麥刈禾一事並不計較鄭伯見周王全無責

備之意果然心懷不安可見其心難昧遂定入朝之議正欲起行忽報齊國

齊姜氏太公之後國在青州府臨淄縣有使臣到來莊公接見之間使臣致其君僖公

之命約鄭伯至石門齊地在濟北相會莊公正欲與齊相結遂赴石門之

約二君相見歃血訂盟約為兄弟有事相偕齊侯因問世子忽曾婚

娶否鄭伯對以未曾僖公曰吾有愛女年雖未笄頗有才慧儻不棄

嫌願為待年之婦以年幼故待長而嫁鄭莊公唯唯稱謝及返國之日向世子

忽言之勿對曰妻者齊也故曰配偶今鄭小齊大大小小不倫孩兒不

敢仰扳莊公曰請婚出於彼意若與齊為甥舅每事可以仰仗彼齊

自是人情之常但鄭莊公好如何以亦出於此乎吾兒何以辭之忽又對曰丈夫志在自立豈

能仰仗於婚姻耶莊公嘉其有志遂不强之復來齊使至鄭聞鄭世

子不願就婚歸國奏知僖公僖公歎曰鄭世子可謂謙讓之至矣吾

女年幼且俟異日再議可也後人有詩嘲富室扳高不如鄭忽辭婚

之善詩曰

婚姻門戶要相當 大小須當自酌量

却笑扳高庸俗子 拚財但買一巾方

忽一日鄭莊公正與羣臣商議朝周之事適有衛桓公訃音到來莊

公詰問來使備知公子州吁弒君之事莊公頓足歎曰吾國行且被

兵矣羣臣問曰主公何以料之莊公曰州吁素好弄兵今既行篡逆

必以兵威逞志鄭桓素口便猜善道有嫌隙其試兵必先及鄭破貞好雄也宜

預備之且說衛州呵如何弒君原來衛莊公之夫人乃齊東宮  
 得臣之妹名曰莊姜貌美而無子次妃乃圃國之女名曰厲嬀亦不  
 生育厲嬀之妹名曰戴嬀隨姊嫁衛生子曰完曰晉莊姜性不嫉妬  
 育完為己子又進宮女於莊公莊公嬖幸之生子州吁州吁性暴戾  
 好武喜於談兵性既暴戾又喜談兵便是作亂之根莊公溺愛州吁任其所為大夫石  
 碭嘗諫莊公曰臣聞愛子者教以義方弗納於邪夫寵過必驕驕必  
 生亂主公若欲傳位於吁便當立為世子如其不然當稍裁抑之庶  
 無驕奢淫佚之禍莊公不聽石碭之子石厚與州吁交好時嘗並車  
 出獵騷擾民居石碭將厚鞭責五十鎖禁空房不許出入厚踰牆而  
 出遂往州吁府中每飯必同竟不回家石碭無可奈何後莊公薨公  
 子石嗣位是為桓公桓公生性懦弱石碭知其不能育為告老在家  
 不與朝政州吁益無忌憚日夜與石厚商量篡奪之計其時平王崩

計適至桓王林新立衛桓公欲如周弔賀石厚謂州吁曰大事可成  
 矣明日主公往周公子可設餞於西門預伏甲士五百於門外酒至  
 數巡袖出短劍而刺之手下有不從者即時斬首諸侯之位唾手可  
 得州吁大悅預命石厚領壯士五百埋伏西門之外州吁自駕車迎  
 桓公至於行館早已排下筵席州吁躬身進酒曰兄侯遠行薄酒奉  
 餞桓公曰又教賢弟費心我此行不過月餘便回煩賢弟暫攝朝政  
 小心在意州吁曰兄侯放心酒至數巡州吁起身滿斟金盞進於桓  
 公桓公一飲而盡亦斟滿盃回敬州吁州吁雙手去接詐為失手墜  
 盞於地慌忙拾取親自洗滌桓公不知其詐命取盞更斟欲再送州  
 吁州吁乘此機會急騰步閃至桓公背後抽出短劍從後刺之刃透  
 於胸即時重傷而薨時周桓王元年春三月戊申也從駕諸臣素知  
 州吁武力勝眾石厚又引五百名甲士圍住宮館眾人自度氣力不

加只得降順以空車載屍殞殮托言暴疾州吁遂代立為君拜石厚為上大夫和公之弟晉逃奔邢國今邢去了史臣有詩嘆衛莊公寵吁致亂詩云

教子須知有義方 養成驕佚必生殃

鄭莊克段天倫薄 猶勝桓侯束手亡

州吁即位三日聞外邊沸沸揚揚盡傳說弑兄之事乃召上大夫石厚商議曰欲立威鄰國以脅制國人問何國當伐石厚奏鄰國俱無嫌隙惟鄭國昔年討公孫滑之亂曾來攻伐先君桓公服罪求免此乃吾國之恥主公若用兵非鄭不可州吁曰齊鄭有石門之盟石門盟地二國結連為黨衛若伐鄭齊必救之一衛豈能敵二國石厚奏曰當今異姓之國惟宋稱公為大微子啓商王帝乙之長庶子武王克商封啓於宋作賓王家今歸德府商邱縣同姓之國惟鄭稱叔父為尊魯周公之後今主公欲伐鄭必須遣使

於宋曾求其出兵相助并合陳媯姓帝舜之後蔡姬姓武王封其弟今開封府陳州叔度於蔡今汝寧

府上之師五國同事何憂不勝州吁曰陳蔡小國素順周王鄭與周

新隙陳蔡必知之呼使伐鄭不愁不來若宋曾大邦焉能強乎石厚又奏曰主公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昔宋穆公受位於其兄宣公穆公

將死思報兄之德乃舍其子馮音而傳位於兄之子與夷馮怨父而

嫉與夷出奔於鄭鄭伯納之常欲為馮起兵伐宋奪取與夷之位今

日勾連伐鄭正中其懷若曾之國事乃公子翬秉之翬兵權在手觀

曾君如無物如其重賂結公子翬曾兵必動無疑矣州吁大悅即日

遣使往曾陳蔡三處去訖獨難使宋之人石厚薦一人姓甯名翊乃

中牟人也此人甚有口辨可以遣之州吁依言命甯翊如宋請兵宋

殤公名問曰伐鄭何意甯翊曰鄭伯無道誅弟囚母公孫滑亡命

做邑又不能容與兵來討先君畏其強力腆顏謝服今寡君欲雪先

君之恥以大國同仇是以借助殤公曰寡人與鄭素無嫌隙子曰同仇得無過乎甯翊曰請屏左右翊得畢其說殤公削麾去左右側席問曰何以教之甯翊曰君侯之位受之誰乎殤公曰傳之吾兄穆公也甯翊曰父死子繼古之常理穆公雖有堯舜之心奈公子馮每以失位為恨身居鄰國其心須臾未嘗忘宋也鄭納子馮其交已固一旦擁馮與師國人感穆公之恩不忘其子內外生變君侯之位危矣今日之舉名曰伐鄭實為君侯除心腹之患也君侯若主其事敝邑悉起師徒連魯陳蔡三國之兵一齊效勞

本是向宋借兵伐鄭今反說君若主事敝邑效勞

遊士利口只顧說得鄭之滅亡可待矣宋殤公原有忌公子馮之心這一席話正投其意遂許與師大司馬孔父嘉名嘉子孔父乃殷湯王之後裔為人正直無私聞殤公聽起兵諫曰衛使不可聽也若以伯殺弟囚母為罪則州吁弑兄篡位獨非罪乎

此說衛車固為明白不知殤公自為公子

馮願主公思之殤公已許下甯翊遂不聽孔父嘉之諫刻日與師會公子登棧了衛國重賂不繇隱公作主亦起重兵來會陳蔡如期而至自不必說宋公爵尊推為盟主衛石厚為先鋒州吁自引兵打後多齋糧草犒勞四國之兵五國共甲軍一千三百乘將鄭東門圍得水洩不通鄭莊公問計於羣臣

他已看透算定却要放意問人奸人往往如此

言戰言和紛紛不一莊公笑曰諸君皆非良策也州吁新行篡逆未得民心故托言舊怨借兵四國欲立威以壓眾耳魯公子翬貪衛之賂事不繇君與鄭無仇皆無必戰之意只有宋國忌公子馮在鄭

又是一實語道破實

心協助吾將公子馮出居長葛

鄭之外邑

宋兵必移再令子封引徒兵五百出東門單搗戰詐敗而走州吁有戰勝之名其志已得國事未定豈能久留軍中其歸必速吾聞大夫石碯大有忠心不久將有內變州吁目顧不暇安能害我乎

既算明自己目前又算明他人目後却算得一點不差雖是史



使人於宋曰公子馮逃死敝邑敝邑不忍加誅今令伏罪於長葛惟

有自圖之宋殤公巢然移兵去圍長葛被他算蔡陳魯三國之君見

宋兵移動俱有返旆之意也被他合者着了忽報公子呂字子用兵之法出西門單搦

戰三國登壁壘上袖手觀之却說石厚引兵與公子呂交鋒未及數

合公子呂倒拖畫戟而走石厚追至西門門內接應入去去這算敗了法落得

做人石厚將西門外禾稻盡行芟刈以勞軍士傳令班師州吁曰未

見大勝如何便回石厚屏去左右說出班師之故州吁大悅畢竟石

厚說甚話且看下回分解



